

## 对手



## 马晓春

虽然我在1978年进国家队时,聂老指导了我大约一年,但我和聂老之间还不能说是师徒关系,应该说是师生关系更为合适。

我和聂老,由于我们之间很长时期的竞争关系,因此很难成为好朋友,而且我们之间也确实存在一些磕磕碰碰,但我们也曾经愉快地合作过。聂老无论是在以前还是将来都是我的老师。

## 弟子



## 王煜辉

1997年底,我和刘世振、古力、刘熙四人一起行了拜师礼,签了拜师协议,正式进入师门,成为师傅所收的第二批徒弟。师父正式签约的徒弟并不多,只有八个人。在我人生中,这一天完全可以算得上是最为重要的里程碑事件,也是我成为职业棋手以来,乃至是前21年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。

19日,聂卫平“棋圣”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隆重举行。

自从15日得知消息我考虑了一天半之后决定不去北京了,原因之①我在两千里外过去有点折腾;②我这个人不喜欢人多的场合,平时出席活动最怕就是被围观签名;③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再说吧……

这几天,各路人都在录视频,好像在表达什么,又好像在完成任务。我这个人不喜欢随大流,也觉得三言两语说不清,既然没有媒体来采访我,那我就静下心来慢慢写几段小文,给自己的空间留下点痕迹吧!

我认识聂老是1974年在成都的全国围棋个人赛,当然那会儿应该是我知他而他不知我。那年个人赛的冠亚军分别是:陈祖德、曹志林和聂卫平,如今这三人都已驾鹤西去,让人唏嘘不已!要说跟聂老真正开始有交集应该是1975年,屈指数来有50年以上,下面我写几个至今不为人知的小故事作为纪念。

## 一

1975年,郑州搞了个邀请赛(应该没有奖金的那种),结束之后几个单位留在郑州共同训练,我那个时候的资格应该是观摩学习,其间空闲时聂老指导我从让我四子开始升降,(忘记一盘还是两盘升降)由于我们都下得快,在郑州期间来来回回大概下了有几十甚至上百盘,最后离开的时候大概是停留在让三子这个份上,我那会儿的水平应该是四子基本能赢,三子输多胜少,

被顶尖高手指导上百盘,只要不是太蠢的材要想不进步都难……

正因为如此,一年后的1976年在去合肥的火车上,陈老(祖德)让我三子已经明显让不动,对于这件事陈老后来有说:这盘棋不但棋输了,速度也输了。

## 二

1978年全国个人赛在郑州举行,(那会儿河南有个领导热爱围棋,所以郑州隔三差五有活动)由于我当年代表浙江队参加团体赛并坐镇第一台,我就有资格参加个人赛了。经抽签我第一轮对“地主”刘小光,这是我们两个的第一盘正式比赛。比赛到一半时外面突然下起大雨温度骤降,我被冷得瑟瑟发抖,但抬头见对手满头大汗,正在对着棋盘苦苦思索,我忍不住“莞尔一笑”!

那时聂老已取代陈老连续两届获全国冠军,当然围棋界的主旋律还是陈聂之争。根据当时的参赛人数,积分循环的第五轮必然要决出唯一的全胜,陈聂就火星撞地球相遇了!

那场关键一战聂老输给了陈老,按照正常进行,除非陈老阴沟里翻船,不然聂老就无望蝉联冠军,因此聂老每天比赛早早收拾了别人但情绪并不高。

聂老有几个铁杆,我与他们走得最近的是徐荣新(七段)。他是1951年出生,大聂老一岁,弹得一手好琵琶,做饭也是一把好手,我后来会做饭有很大原因是看着他做我在旁边偷偷学

会的。我也有跟他学琵琶,但苦于那个东东实在是太难就放弃了,不过我后来爱上了按下就能响的钢琴,跟当年想学又没学会琵琶有很大的关系。

我跟徐荣新在后来也有工作交集,上世纪90年代中他退居二线去中信,后来做了一个子公司总经理又兼管围棋队,联赛开始中信公司邀请我做了几年教练,当时队里有罗洗河、刘星和彭圣等。

铺垫了半天言归正传,徐荣新和我等几人在自己比赛结束后就聚到聂老房间陪伴着他,徐还时不时去赛场巡视陈老的棋局通报形势,终于有一天他从赛场传来陈老要输了的好消息,于是一群火鸟奔赴赛场,密切关注陈老的棋局(此处省略100字…)从此聂老开始精神抖擞,再次蝉联全国冠军。

## 三

大约在1979年春节期间,聂老邀请徐荣新、杨晋华(七段,现旅居新加坡)等几个好友去他在南池子飞龙桥53号的家里聚会(不知道此地现在是否已拆迁还是依然存在),我作为学生也受邀同行,酒过三巡后想着大冬天的晚上回去也不方便,于是几个人就在他家的床上、沙发上,和衣歪七竖八的对打着睡下了。

北方平房的供暖普遍是家里每个房间一个炉子一根管子通外面,也许是我们几个人都还年轻没有什么生活经验,睡觉时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。不料这个炉子半夜熄火……当早晨

## “绝艺如师天下少,海量似尊世间无”

的细节就了解得比较清楚了,以至于师父在参加饭局时,都必须指定我来点菜才放心。再后来,师兄弟之间围绕师父所进行的大小聚会的工作,也就成了我责无旁贷的任务。

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,还记得好像是2002年,师父在上海参加完一场比赛后晚上喝了一顿大酒,大约22点左右我送他回房间睡下,还提醒他第二天9点要出发去机场,师父答应得很清楚,基于对师父酒量的了解,我也没多说什么就回去休息了。第二天早上我从8点20分开始给师父房间打电话,一直无人接听,到了8点45分我终于忍不住了,叫来服务员好一通解释才打让他同意打开房门,一看师父合衣睡在床上,呼声大作。我连忙推醒师父,同时帮他收拾好行李,在10分钟内下楼乘车去机场,一路紧赶慢赶,终于在登机口关闭之前办好了手续。等上了飞机之后,我发现自己的前胸后背都湿透了。从此之后,我再也不敢给师父买12点以前的飞机票了。

人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,在我2012年从职业棋手的角色中退役之后,和师父相处的时间大大减少了,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,1997年到2012年这15年间,我是多么的幸福。

2013年,师父做了直肠癌手术,手术后我去医院看望师父,见他老人家骨瘦如柴,眼窝深陷,因为手术中胃液反流灼伤了喉管,说话也无气力,和之前体壮如牛的形象大相径庭。我本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,那一刻我的泪水在眼窝里打转,又怕影响师父和家属的情绪,强忍着没让泪水落下来,等

走出医院大门,我找了一个角落缩成一团大哭了一阵,由于之前和师父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快乐的体验,这种悲怆的情感是从未有过的,故这一次缩在角落里的大哭,令我终生难忘。

师父是一个超级乐天派的人,一般人摊上了这种事,精神上不崩溃就算是很坚强了,而师父则完全不以为然,依然泰然自若,犹如天神下凡一般。听主刀医生说,在把病人推进手术室,开始做手术之前,麻醉师照例要和病人讲一些程序上的流程和注意事项,此时大多数病人都是紧张、仔细地听,生怕漏过什么。可是我敬爱的师父则全然不同,只见他还没等麻醉师讲完这个流程,就已经沉沉睡去,鼾声如雷了。仿佛即将上手术台接受生死考验的不是自己一样,这个状态直接把在场的所有医生惊呆了,后来说起这件事,医生们都讲,只有三国演义里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,才能和师父此刻的状态相提并论。

师父的手术很成功,不过后续的化疗还是很消耗体力的,在很长的时间里,师父都不便出门,不过即便如此,师父依然牵挂着我们师兄弟,当我们需要师父的时候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支持。

2014年年初,师弟古力和韩国的李世石九段进行十番棋大战,首局就在北京举行,病体初愈的师父接受了主办方的邀请担任裁判长,而由于我是这次比赛的承办人,于是承担起了开车去家里接送师父的任务,那时候师父的精气神已经好了很多,坐在我的车上一路上谈笑风生,这时我的心情也无比舒畅起来,陪着师父有说有笑地抵达了赛场。

我记得这也是师父手术后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。后来,师父慢慢痊

有人被冻醒的时候感觉头疼得厉害,于是就喊醒别人问是什么情况?顿时大家就感觉不对劲,也幸亏发现及时,这要是真发生点啥意外,那中国围棋的历史完全要改写了……

## 四

大约在2004年夏天左右,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,他想近距离观看我跟聂老下一盘棋,对局用时等等要跟正式比赛完全一样,他个人出资五万块大洋。我说没问题,但要等到大闸蟹肥了的时候!

我跟聂老一说,他欣然答应,正好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郊区的某城堡做小经理,地点就确定在那里了。一行人前一天住下,第二天上午10点开始,每方用时三小时,有裁判有记录有棋钟,一切都跟正式比赛一样,唯一有区别的是没有记者。

我这朋友没想到这盘棋居然一直下到他读秒很久才结束,然后又复了半天盘,根据复盘时间即可猜到胜负,待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已经快晚上7点了……

我早已吩咐吃饭的时候除了凉菜第一时间要先上大闸蟹,而且要公的!当聂老看见我亲自调的调料和半斤以上的大闸蟹时,把酒言欢一切都在笑谈中!

其实我的各路朋友私下组织过几次“聂马大战”,只是这一次是唯一只有朋友没有宣传的对局,想到从此世间再无“聂马双龙会”,伤感之情难以言表。

愈了,我还陪着他去过一些地方参加比赛和各种围棋活动,重温了当年侍奉左右的温馨场景。

总体而言,自2012年后,和师父相处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了,不过每年8月17日师父的生日,我们师兄弟还是尽量一聚,中间有几年受疫情影响,外地的师兄弟不易进京,聚会的时候也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,殊为可惜。

自我拜入师门之后,曾经赶上过三次师父的整寿,2001年师父五十大寿时(师父是1952年生,按照北方人过九不过十的习俗,故2001年过五十大寿),我请了一位画家赵俊生先生(当时和我们家住一个楼,是邻居)为师父画了一幅画,画的内容是棋圣对弈图,配的诗句是我自己根据杜牧著名的围棋诗“重送绝句”的前两句改编的——“绝艺如师天下少,海量似尊世间无”(原文是“绝艺如君天下少,闲人似我世间无”),记得当我把画装裱好送到师父家的时候,师父原本很喜欢画的内容,但是看到这两行小字的时候愣了一下,然后指着这两句诗哈哈大笑,估计这时师父心里一定会想,这么好的画,怎么就被这两句文法平庸的诗给拉低了品位。然而念在我的一片心意,师父终究还是没舍得批评我的文学水平,还请我吃了一顿生鱼片作为奖励。

14日深夜,惊闻师父因病去世,内心的悲痛无以言表,谨以此文回忆30年来和师父之间的点点滴滴。愿师父的在天之灵,也能为我们这些弟子所取得的成绩而自豪,如果有来生,还希望能陪伴在师父身旁,聆听师父的教诲,同时也多尽一份弟子的孝心。

(因篇幅有限,本文略有删节)